

Menghui

云上“丽人”



孟 晖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于故纸堆中发现时尚之美

最近洋品牌与本土品牌引发的争议与风波，让网络仕女画大展《丽人行——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》添加了一层对照现实的意义。

2020年春天，疫情打乱了众多艺术活动的节奏，浙江博物馆审时度势，利用当代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互联网，将一场盛大的传统仕女画展览转移到网上，冠名以“丽人行”。结果，这场展览让互联网的优势充分显示出来，浙博联合了分布四方的多家博物馆，都把自己的相关藏品拿出来，作为展品，在大展上露面。如果按照传统的实物展示方式，要让如此多的画作汇集在一所展厅里，就得把那些藏品都搬运过去，实际上很难实现。改为“云展览”，各家博物馆并不需要为借出和运输藏品操心，只需提供图片和相关资料，便能共襄盛举，让观众一结福缘。人们随时可以上网浏览，可以在地铁上用手机欣赏，也可以在午夜欣赏，甚至爬山下水间的休息时刻都可以去看两张图，总之随时随地都能成为观展者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。

“丽人行”的展品以明清仕女画为主，其中又以清代画作居多。这让很多人都非常意外，大家从来没想到明清时代竟然仕女画那么发达，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。一直以来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明清仕女画不受重视，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观众都不大有机会接触到，所以无论是研究还是欣赏都难以展开。然而，“丽人行”把大量画作集体推出，让大家忽然看到了一片新天地，连带着改变了对传统绘画的整体印象。原来明清绘画不仅仅是半抽象的文人山水啊！

浏览展览，可以观察到，中国传统仕女画形成了成熟的体系，有若干流行的图式，有多种画家与受众格外喜欢的题材。仕女画与其他领域，尤其是古典文学，有活跃的互动，由此打造意义

上的丰富性和诗意性。典型如“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”，不仅是受欢迎的画题，也形成了固定的图式，主角是一位刚刚梳妆完毕、发髻上簪了鲜花的美女，面前支着一面大镜子，她身后，一位丫鬟举着一把小镜子，照出她的发髻的背影，让小镜中的影像投射到大镜里，而女主角则凝视向大镜，检查发型与簪花是否完美。

五四以来，文化界对明清仕女画一直持否定态度，认为其中的形象只有纤细柔弱一种类型，追求“病态美”。先贤们的激进与决绝无疑是宝贵的，在特定的时代自有其道理，不过，今天，我们可以用更为平和的态度去回首那些画中美人的形象了。随着最近兴起的波澜，我们该认识到，“丽人行”里的作品展示了，在未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前，传统画家和受众们心目中的“中国女性标准面容”。比照起来，确实是陈晓旭与荷里寒相当接近古代仕女画里的标准面相。

最近的一连串争议，明眼人识别为对审美权的争夺。

这就牵涉到风波之外的另一个话题，即近代，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大潮中，人们逐渐把欧美白人的面容和形体当作标准，以至觉得“长得洋”是好看的同义词。所幸，这些年，年轻人自发搞起了复兴传统文化的行动，很自然地，他们在拍摄汉服等活动中重启古代美女的标准面相。因此，最近的一连串争议，明眼人识别为对审美权的争夺，平视世界的年轻人不再甘心把“中国人长什么样”的话语权交给西方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美的标准只能有一种，更不是要否定“长得洋”的美感。审美应该是多元的，尤其是在今天，“长相好看”的类型自然应该是多种的。但是，“丽人行”告诉我们，中国人从来都清楚自己面容的特点，知道怎样的五官均匀分布才符合审美。拿着唐氏征的脸相硬扣给中国人，还教训说应该懂得审美多元，纯属该智商回炉。❏